

聖

王考功鷄適軒文集卷之一

益津王樂善存初甫著

耕田書藏

伯子伯鏞大聲甫

門人于成龍雲從甫同校

碑

重修城隍廟碑

古昔秩祀之族有天神有地祇有人鬼大者天地顯者日月山川細至猫虎卑及郵表啜咸臚列於秩宗于時設險守國寧之金湯而城隍之祀見于

紀載者自祈於四墉及用馬於墉外不多見豈以
巍巍然容民畜衆國依之以立者而遽出郵表睨
下耶抑當時上之明法修下之民義舉故以零以
報則時有之而非所專聽故耶後世吏乏其良民
蕩於習天下脊脊多事而城隍之神始用事而顯
若齊慕容儼之於郢州三祈三獲史可徵矣 明
興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懷柔百神而正其位號
城隍列在中祀然有事山川則神為之參有事群
厲則神為之宰守令上事去職必盟於神也而後

蒞行歲之朝月之朔望必要於神也而後聽政至
欽定祝文一則曰其陰譴不良發其事一則曰
護佑良善安其家一則曰無私政蠹民害以昭其
報蓋守令理諸陽神理諸陰以幽贊夫陽位視守
令而隱然若監也者視往昔職不啻重而禮不啻
加虔矣郡之有神廟不知所創始歷世增修規制
稍備而上雨旁風不無剝於日乂也歲乙酉萊陽
趙侯憫其凋敝而扼于舉趾則以謂二三父老二
三父老以歲之不易方在經營而前司城杜君暨

諸貂璫之彥翕然響應合力鳩工飭其完者而完
其利者寢前偏則後之以廓其庭序及陋則大之
以稱其貳諸既丹丹黜黜聖聖則以其劫改作道
房棲守者而復率諸父老子弟為社宇下積醞金
以俟後圖訖工之明年司城解辰州別駕歸里則
問記于不佞不佞以諸君子之舉義舉也是可書
也而有如若毗庶之一以為福田一以為祀典也
則非是也是不可無辨也蓋昔孔子論事鬼神而
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敬而遠之至贊易而

徵禍福則曰害盈而福謙夫所云事人者夫豈事
神之節而所謂謙者與駿奔俎豆何與耶敬而繫
之遠若曰神道遠人道邇以神事神不若以人事
神之為得也 高皇帝與神約諄諄矣大指不外
福善禍淫固未嘗教人生妄徼而祈倖脫也諸君
子之進而胥宇也其以神之分別善淫能為郡人
主也者而出于急公之心乎抑以神之主張禍福
能為私請徇也者而出于獻諂之心乎語有之人
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神以二氣之良能受命于

天聰明正直非如不肖守令之可以利誘私結術
籠詐罔 高皇帝之播告具在栽培傾覆繫人自
召諸君子能仰而思俛而繹以拓神宇者拓固有
之廣居以賁神棲者賁當立之正位以飭神唐者
飭宜由之大道篤親善鄰奉公守法若 高皇帝
之所謂善良而聽命於神則為所當為其盡力於
人者即其盡力於神者縱徼福無心福將焉往不
然者陽厚陰賊面是背非或武斷以示雄或忤懽
以肆侮或齷良以自崇或濟惡以排善即能給愚

是魍魎之智耳即能凌弱是魍魎之威耳此正

高皇帝所謂頑惡奸邪神所當發露而加譴者也
有皇上帝實式臨之縱假義所以自蒙竊神庥
以侈三窟辟之崇糞壤而輪奐之鮮不敗矣且黨
淫比昵作好而欺 上帝以棄 高皇帝之憲章
豈所以為神耶余少而講業止知有孔子之訓壯
而服官止知有 高皇帝之典故所申告諸君子
以質於明神者亦不能越此云

重修東嶽廟碑

古者自天子以至鄉邑咸立社以為土主春祈秋報于是焉依明興損益百代遵用無改裔後吏乏其良里乏其秀于是教化弛而鄉社廢明祀實而叢祠興以困貧殘苦暴橫無所控訴之民而擇神之威靈者是怙是訴夫孰曰過鄉西街秒有東嶽行祠不知所肇閱歲滋深修葺屢舉文獻缺如莫可考也歲癸未鄉父老聚族而憫其敝相率醵金修之易土以甃而垣新增二為三而門新飾堊以丹而宇新補剝為整續斷為通而陞新唐新起工

某月迄工某月贍田三十畝道房四楹則先是修置費金錢共若干緡既擊牲而告成又懲前隳而圖詔後也乃因舅氏以問記夫東嶽之神炳朗寓內里之人夫既尸而祝之此何待余言而道始大且疆分齊魯望祀壯平里之人既已尸而祝之此又何庸余言以發其微獨念里之人徒狗事神之文而未知所以事神之實是有不容嘿嘿者蓋昔子路問事鬼神而先師告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豈非以人神一理諸為人也愛者則必為神也

眷而明于入之道者自無難于神之格乎格而眷
焉福將焉往以此將事即酌水聚土而神歆之矣
今里中率言弘正時車轂擊于途樓櫓接于市乘
穗被畝而粒米狼戾于倉以今不古若為神不見
休不知向也孝親敬長而今多傲狠向也勤身儉
家而今多淫侈向也胼手胝足而今多游閑向也
安分守已而今也酣博圍奪如豺虎以若所為神
不亟請而亟取之已為過幸又何言福利誠反而
思之神棲當飾而吾人仁讓之宅何可曠神垣當

崇而吾人廉耻之衛何可撤神闥當闢而吾人禮
義之門何可塞神陛當嚴而吾人命數之階何可
越神路當平而吾人忠信之途何可舍既以神依
之故進而虔其事又以神歆之故退而治吾身則
人神交孚幽明無愧以承休明之貺以追弘正之
隆無難矣不然風會日偷神怒愈重以此求福是
咀野葛飲鴆卮而望盧扁之續其脉也訓詞有之
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則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
至福則遠矣又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

易通

卷之

五

直

勸人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竊願與里中父兄子弟勉焉秉禮君子其或以非族之祭為僭報應之談為誣則佛氏之廬請先移之西徼而禍盈之說其追質于仲尼

重修漢壯繆關侯廟碑代家君

古者懷柔百神以誠民有天神有地祇有人鬼而其祀人鬼也以有功德于民以能為民禦菑捍患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所秩祀大都皆正人君子能張膽明目完浩然之氣而直躬以行者也顧

均一神也有一世祀者有十世祀者有百世祀者均一祀也有以家者有以邑者有以國者則秉氣有偏全功德有大小故昭靈因之而民之翊戴亦以是為差也然惟漢前將軍漢壽亭壯繆關侯為最著云侯祠宇遍宇內靈應亦遍宇內無論家尸戶祝即三尺童子以至悍夫戾卒咸無敢名侯者匪獨秉彛好德民有同心亦侯之浩然常伸者充塞天地故凡含氣而生者咸以氣相附也且侯生丁衰季皇路傾歌士軌骫散侯輕去鄉里而薄遊

范陽此必有大不平者以重拂其心故潔身而避
及運際雲龍交接魚水委身知己之主間闢戮力
不以艱難夷險易心即其酬知雅志疾惡雄圖直
將殲狡瞞吞奸權不與二酋一朝共戴天者寧知
功不竟而齎志以歿歿且炳烺宇宙血食千百世
永永無斃哉此無他侯得天地氣全逢時數厄浩
然之積鬱極而結為元精故以百千萬世宇宙人
心之氣為一身又以百千萬世宇宙人心之氣為
一息亦若陰陽積氣之為日為月亘萬古而光景

常新隨幽崆峒房而容光必照也養生家持其致
柔之說學熊鳥消息以求久視夫既柔其氣即虧
其浩然者矣即幸緩須臾無死不過潛形林莽延
喘岷岩視瞞權之狐媚鼠竊張王旦夕者稍分清
濁耳此與難燭闇室以幸不觸風者何異終歸漸
燼孰與侯之明目張膽彪炳一時駿奔萬姓俎豆
百世若日月之經天哉余先君罷曹州別駕歸憫
里人之依託胡神淫鬼而民義不著也則率二三
父老為祠祀侯經營伊初靈響特異諸懷侯之烈

而偉侯之洋洋者咸以資助麋集焉祠成靈響又特異諸以旱祭以澤請以疑決以疾禱且報者踵相屬焉越若干年為萬曆庚寅祠漸弊鄉之父老謀新之余與余弟選以成先緒維世風于是乎在也則亟任紀綱之僕不及暮而祠又成崇廣視舊有加更拓道院以居守者費金錢共若干緡而余為之紀其始末如此若侯之神也靈者以完此浩然則二三子之事侯者亦無徒飾歲時土木之虛文而當守善善惡惡之直道不然枉而心以對越此如持冰向火其不立取災也亦所謂枉之生也幸而免耳至于侯之功業則人人耳而口之無所藉不佞云

知霸州湛川陳侯去思碑

代家君

萬曆歲己丑莒陳侯以外艱去位郡之人憮然其如有失也既暮郡之人栖栖乎其如有求也日東引領而計侯之禫既及期郡之人總總乎其如有追也相率伺侯之北上而走闕下陳情請復會銓部以吳下錢侯來事遂已然心則依依乎其如

有慕而不能旦夕釋也遂相率卜地樹碑而謁予
紀其事予惟自昔良吏徃徃去後見思彼其悃悞
無竒安和不擾與民休息而民安且忘焉澤者忘
雨生者忘春皞皞之俗當時固無所取赫赫稱也
史氏所列若公儀子若黃次公與李石張趙並耀
汗青而揚權其間不無軒輊及考其治狀不過奉
職循理節用殖財不憚米鹽靡密務在安之而已
後之善宦者一切緣飾以愚下而罔上不知有民
一時或獵虐聲已偽不勝又民指之且棄去不復

憶矣侯之甫蒞郡也一敝麓與兩蒼頭俱循循然
言動不踰中人象魏亦無所表著惟一念豈弟與
民披衷相與時故監司與郡司戶去行部使者狎
來度支不足以飾厨傳侯行行者居居者豐儉一
裁諸禮精腆不繼不難以身謝主臣已秋潦潴田
民與魚鷺爭半菽以活洶洶思去閭井侯躬問水
濱撫存周至民賴以安既徂春請于監司裒贖鍰
隄之所使數年來堂堂乎圍禾黍而場之者皆侯
之以也郡無佗竒貨日中以布粟魚豕相貿易舊

賦之苛至責負販以綾縠往往折閱跳去侯一切
罷之民用安不腆散賦歲益月增吏夤緣為肆侯
手自刪定以田額徵賦日以賦額當田數臚列其
詳而釐為六限人給一票吏魁無所上下其手
潞卽之藩當路按景卽之籍徵役郡民又惶駭徙
避侯白于諸部使曰霸非故霸矣為減輿馬之役
十五供張之資十三而一切供具俱身自區畫手
自指授并官任之民間不知有大調發公家贏故
額千金私省不啻倍蓰矣至于關說之牘堆案不

省而兩造大小必以情造請之介閉閣不前而曠
溢撫循不俟駕寒溫之訊閣筆不題而樹畜勸課
若不及陽喬之至車驅不遑而獎進淳懿惟恐後
胥史過失無小不詰而草野觸忤恐有驚當侯之
時候既不事藻績以聳人耳目而上亦不以奇穎
見標既不設鈞距以駭見聞而下亦不以神異見
誦大都据法守職若李石而約身循禮則公儀比
肩應務勤民類趙張而內明外寬則次公並軌以
馬令班掾所欣慕樂頌者而郡之人一旦躬逢之

顧不得久有之則其去而思思而借借之不得而識之堅珉也情烏乎已哉抑聞之公儀之相也不受魚饋而次公自其入官屢以廉察侯在郡中擁褐含菽蕭然寒素俸薪之外一無所問父老又言做官不愛錢不好名實心實政為國為民郡中百十年來惟侯一人而已宋人有言無欲可與言王道茲侯之政所以能造群生繫永思者乎不然物欲薰其心結納櫻其慮欲精心為理不與民爭尺寸之利能乎哉予耄矣不能文姑述父老所不能忘而可繹者以詒後人並以風世之為守若令者侯名良知別號湛川今補薊郡守

重修三義廟碑

自祀典瀆而叢祠興由郡國以至百家之聚往往貌胡神淫鬼而尸祝之則民義未明而禍福之說中之也祭非其類君子何取焉漢昭烈帝發迹范陽與漢壽亭西鄉二侯同德一心力噓炎燼此地實視豐沛春陵當時辱在賊疆不獲上供湯沐然遊子思故鄉知千秋萬歲後帝必挾二侯臨睨陟

降此無疑也且也高帝過豐沛世祖過春陵故嘗
召其髦倪孺媿相與歌呼樂飲不以為褻則茲最
爾衡茅藐然芹藻安知帝不洋洋然實式歆之耶
在先王之訓其迪教也主于明常而其秩祀也以
有功德帝與兩侯泰交稱盛人紀立隆峻烈鴻模
彪炳宇宙而粉榆之下竊取沛豐春陵故事相率
為位一獻以寄遐思豈其曰僭又孰與夫非類之
胡神淫鬼而鼓舞謠事之以徼杳茫之福田利益
為也固安故范陽部其西南鄉曰禮讓者去帝里
六十里而近舊有三義祠歲戊子鄉人相與新之
而余為述所宜舉者如此若夫鄉人之所以事帝
與二侯者又不在廟貌俎豆以崇奉之虛文而在
敦倫重義以效法之實行顧名思義斯民義盡而
神永歆嘉之哉

王考功鷓適軒文集卷之二

益津王樂善存初甫著

伯子伯鏞大聲甫

門人于成龍雲從甫同校

序

灌息軒詩草序

燕故無詩漢韓太傅始稱詩然太傅自說詩耳豈以太行蟪蛄萬里赴海渤海西向受趙魏韓晉之百川中間原隰繡錯九十九淀澗泓演漾而其博

大爽塏者一鍾為強幹龐篤雄偉恢廓之士而無
致於觀哉夫衣裳之用而黻藻之華冕弁之崇而
瑱玉之飾圭璧黍稷之饗而金石八音之和文與
質寧能觴廢且以秦山川之剛勁渾樸與燕奚若
而有車蕪陵諸什尚颯颯乎其可諷也蓋讀黍苗
之篇而知燕之音粹然一出於正矣博大爽塏如
其土風而不為委蛇迤衍之態仲尼所以亟收之
雅乎太傅而降方城范陽諸君子彬彬修辭人各
名世矣郡自益昌以來劬勦割裂獨為寥寥明

興靜菴金沙諸先生遞以風流博雅嗚然沿元襲
宋姑取送日應求又往往自掛冠餘畧成之出於
諧時諭俗者多而初自酌雅稟經者寡重以後葉
仇書西鄰賤目篇什之存耿若晨星矣余社友江
應雷名家子少業博士即發篋而竊闕其大人藏
書已以目青解博士籍入為太學諸生會青良已
則益肆力漁獵築圃南郭時時從嘉樹下手一編
不輟也蓋若干年而灌息軒草行焉其出於賞心
樂志也者有超曠而無矜翊夫是以不為淫其出

於牢騷僚僚也者有感慨而無憤悵夫是以不至
傷意有偏到而采隨傳之調有上比而聲能依之
峻者為太行淵者為渤海暢者為百川而漾渺冲
融澹蕩者則九十九淀也大都氣和韵適而纖靡
嗚喑毫不與焉其斯為博大爽塏真燕之雅音乎
哉以上下於方城范陽諸作者世當自有延陵季
子余才謝太傅其何說之為獨以余郡首善奧區
貴介公子穎敏通儒項背相望而語之詩率以為
徒弊精神於無用誠如曹言是黻藻不登於衣裳

瑱玉不飾於冕弁而金石八音不為和於圭璧黍
稷之庭也先王何以采先師何為刪將太傅無所
名其博綜矣且諸貴介席華飲腴上之數修次之
罔樹下又不能令人拭目解頤而徒蹙蹙焉泥首
經詰語錄或但日夜徵逐歌舞飲酒噉飴遺矢作
態也者其精神安寄其究竟又何所表見可以益
津顯而不與草木同腐朽耶將太行萬里赴海者
如故渤海西向吞百川者如故原隰繡錯九十九
淀滄泓演漾者如故而其博帶褒衣之士乃盡出

城申之徒役下不亦羞當世而索山海川澤之靈
光耶夫地有勝而人生之地有勝而人成之奉奉
萋萋嚙嚙啗啗則詩業詠之矣

假我集序

代家君

仲尼至聖其于易不啻其心畫也然猶且曰假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童而習之白首而尚若未能茲
所以為聖人之學與抑是時夫子阨于行而卷懷
其消長泰否之用以就紹明之業云爾余因是而
重有慨于末學云夫明經將以適用用用不適無為

貴明經矣經不明無由言適用矣訓詁之學起于
漢乃適用之學亦散于漢宋儒以其不仇也起而
閏之窮其心思以上溯作者之旨 國朝尊而布
之學官奉同絜令非閩洛家言士不得習論士者
不得舉士生而抑首伏膺惟是二三君子是劍是
範上者尋行數墨寧悖經而不敢悖傳下者徒依
循摸倣拾他人影響唾餘而餽釘之以獵青紫直
弁髦之矣即門業不知云何何暇論于蹊徑之外
耶仕而耳目無所寄則取鞶帨而藻績之締繡徒

工于性靈奚益于後學奚裨經不明用不適有自
來矣以天假之年而資玩愒之計人才之遜往古
豈誠造物者靳之哉上郡玄鶴郝侯少而岐嶷弱
而神解橫衿展卷務由儒先言表逆探古昔心源
仰思俯繹矻矻窮年既以誦通見推有司入守赤
郡出領名邦恒一編與俱諸所厝施一切以所深
詣獨得者見之行事已解綬歸田于是年及艾矣
平生精討既寃不得攄則舉其所述稽淵造者託
之穎楮意有所獨造不妨異于已言見有所致精

不嫌掩夫前媿意有所曲暢不憚旁綜百家理有
所互昭不難會歸一貫高者升青天深者入重淵
宏者苞九有細者入無倪大要主于發明聖賢立
言垂訓之本心寧枘今而不敢舞文以晦古裨補
儒先詰經繼往之初志寧獻可而不敢貢諛以成
誤以大塊之所假者還以佐大塊開物之化以前
哲之所留者還以繹前哲啓後之緒其有功于聖
門甚烈其效忠于儒先甚宏後來之彥有能繹侯
之說推而契于宋儒之舊以仰符乎聖賢之旨庶

經無不明而世有有用之實學矣昔考亭有言世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曰前輩不敢輕議曰不敢妄自立論前輩固不可輕議然論其行事何害鑿空立論固不可讀書有疑有見自不容不立論其見如此故大學傳可更詩小序可廢漢人註疏可盡芟大都主于羽翼聖真開示來裔而瑣瑣墨守小節不敢拘也世人不勝玩愒而猥云篤信謹守不敢求多于前人皆考亭所謂懶惰哉余填上郡時候方家食余時就侯咨政侯每傳經竭懷以對余未嘗不滿志而慶相長也及侯守余郡余見樂善從受經故侯所撰造余得而論著云

告蒙後序

易所江公以遠齋先生告蒙授我曰此養正之基也教書數與方名則孰愈是之簡要者惜淳熙以來不著且表天時而不及地理子盍圖之予受而讀天地篇曰精矣哉約而該玄而易人位乎中宜無愧怍旨哉其善言天地也讀天時篇曰易道盡矣讀五常性情篇曰木鐸哉非深於性命者何能

至是讀用心謹身儀容誦習篇曰卓哉德性尊問
學道鸞湖之辨徒立町畦耳讀四民篇曰知言哉
可稱四民指南矣其所謂士吾不知於儒行何如
也讀明倫保家篇曰小子得之人不間於父母昆
弟之言夫奚止堂構播穫稱其家兒耳也讀朝代
篇曰美哉簡而不踈濃而不奮史乎史乎柰何自
西京後見之讀道統篇曰於乎進乎史矣洙泗淵
源在是矣觀止矣他書充棟範圍不出此矣先生
以為為童子設也者謙之乎其言之也彼亦以為
為童子設也者淺之乎其觀之也狐裘即敝柰何
以羊革溷之公曰驥足絕塵而馬或取於希驥不
以志耶且也補其闕耳庸何傷而後乃今竊取公
意僭成兩篇附諸帙尾大學君子其或以為識小
之徒發蒙也易而存之惟命其以為道聽塗說舉
而覆諸說亦惟命

吳越錢氏大宗像序

世言衍慶發祥率稱東海于公尚矣顧其食報自
丞相定國御史大夫永後抑何寥寥不振也儻所

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耶抑所云莫為之後雖盛弗傳耶三吳著姓王謝顧陸為領袖吳越之錢景後起而繁衍烜赫最冠之云方武肅以彭城遙裔孑然起羈旅而開國封也中間走黃巢殛劉漢宏誅董昌武功烈矣乃不耀其武而折節大國以務誠其民至忠懿王仰體德意遂舉境土而昇之天與人歸之宋吳越億兆生靈所為少得壯壯得老老得聚妻孥完首領以終其天年者伊誰之賜中國黔黎所不骨白燐青于三江五湖之滸者又寧

止數百千萬哉此其視于公父子何但天雨之與桔槔而後世若文僖若忠定若康國榮國參政左相咸奕世敦德隨分靖民益宏武肅忠懿之緒以振其家聲而奚浦之派復相時樹惇以遵養於仇宋之胡元而進取於却胡之 盛世既濬其源更導其委或疏其派益揚其瀾則夫諸錢之繩繩奕奕固黔羸之覺報者深而錢世之培耔擁護者功亦不訾也抑又考之武肅拮据馬上而三節還鄉之詠泱泱乎趾美大風忠獻嗣洽紹熙而按誅將

晏通車
卷之三
佐之不法者以開闢海之伐安在開創之不足于
文守成之不宜用武耶余燕居每舉示子姓屬培
垣使君來守弊邑其人恂恂瑩瑩瓊枝玉樹也其
學宏肆雋茂大方者宿也其政廉平練習又老吏
法家也竊意其王孫乎哉一日出太宗像見示乃
知使君果武肅胄也夫武肅之德未盡償于天而
使君之竒尚未獲大施于世語有之公侯之後必
復其始余于使君有厚望哉

勝覽編叙

宗少文圖山川屋壁目以卧游楊用修偉麗氏水
經思加綜摘顧宗圖既已不傳而楊志竟亦不果
也高躅勝事豈造化者或斬之耶不似雕龍才短希
驥心長泉石癖深登臨緣淺且無柰世鞅之糾縛
何也清紀每窺虛懷徒貯暇日間引麗編仰摸揚
例探竒標異而以六朝近代鴻筆稍附麗之高深
遐邇舉目斯存南北東西肱篋即在視少文之壁
自謂過之天游神賞可稱壯游於几席之上矣一
室之內有以自娛此儻其一也耶中間詳燕冀之

蹟存武陽之詩則鄙志竊有注焉他日解向平之
羈策盧敖之杖以此與禽子俱某水某丘觸昔故
物可以不勞問津掌故矣

送兵使顧覲山擢閩藩大叅序 代家君

余郡屬大京兆部中諸監司駐節者得人獨盛往
往拜大中丞開府一方其入秉樞筦如東橋楊公
環洲吳公允章章著者也歲戊寅姚江覲山顧公
以右壯平上第擢憲使來治兵事踰三載晉福建
參知政事報聞里中髦倪走相訊轉相泣告也緡

紳大夫若而人聚族而語曰公今舍我南矣自公
之蒞吾郡吏驚于庭民狎于野市獄不擾踐更者
獲息肩庶稱樂國乎然碩鼠耽耽固未盡華心也
即今省大中丞員不即撫綏我獨不可舉增秩賜
金故事須後命耶且閩中度長絜大寧能與三輔
重而徒使賢者跋跋常調中僕僕道路為也吁然
矣獨不聞吾燕先公康穆之世乎周興人才之盛
比肩唐虞乃南國重則康公南洛邑重則康公東
根本重則康公分陝以西至詩人之美韓城而又

謂燕師所完公在當時蓋靡事不為也豈國中虛
無人可使固若是之勞公哉以才德如彼其全以
委任若斯之備公履所不躡即治弗治之矣此歷
試意也宣王中興山張方吉之徒彬彬在列而經
營疆理繫虎是行策命之詞一則曰召公是似二
則曰自召祖命豈非崇象賢之胤嘉世濟之業所
謂故國者貴有世臣之謂耶公楊公吳公鄉人也
不佞少承乏越郡司理嘗拜 太翁秋山司寇堂
下矣名德勲伐大都召康公儔也公少振家學歷

今職憲節所弭境無犬吠之警是庶定之功也兼
護漕渠運道無擁閼是既清之績也則壤十五城
較若畫一是來極之庸也邑之庸調郵之委積民
不恃守令而恃公蠹螿之剔痛痒之拊民不仰撫
按而仰公是陰雨之澤也獻最天府天府書之是
有成之烈而載寧之休也 天子方興鴻鴈車攻
之治阻深閭名南顧日切旬宣之命不召公其人
是寄孰寄哉且今海宇熙洽閩嶠晏然固無陸梁
侵侮之奸若穆公時然地遠矣得無歲澤有弗流

乎得無流矣而弗徧乎得無橋虔籍資格以罔上
乎得無井地不均征藝不法汚吏大猾損國賦
而侵元元者乎三輔近地既籍公以安彼何可無
公一往蒞之也且當宁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豈
其使名世鉅賢效一官守一職獨留滯於此哉公
行矣亦歷試之耳側聞縣官行且復置薊門撫
臺其將以分陝之寄寄公乎由是振南顧之芳聞
襲秋曹之懋烈從秋山翁後而受聖天子寵
命如所謂秬鬯土田者則吾人之詠甘棠歌黍苗
者不寧今日十五城之黎庶云然而世之景德懷
賢稽治功而揚世美者當不專於兩召公揚公吳
公矣

送兵使高念吾擢大叅藩序

自昔論人材者首唐虞次三代而考信於夫子之
論周材尤綦盛焉及討文武成周之際無論且免
比德於腹心奉璋揚光於薪樞即所稱十亂之傑
一何濟濟斌斌廼江漢未化則召公南瀍澗未宅
則召公東根本末固則召公分陝以西而詩人之

美韓城也又謂燕師所完公在當時蓋靡事不為
矣以有德有造譽髦之盛若彼以經營疆理一埤
倚辦一人若此支左柱右公不言獨勞遺大投艱
上不言獨信蓋其才全故其受廣其德茂故其用
周抑古之氣厚士之稟淳而立心制行也實故東
西南北惟所任之闢百里稱維翰配宗工致足術
也降至今而世風靡靡益復無足言已大都以窺
矚為精神以粉飾為機要以搪塞為窵窵立門戶
以自標置盜名稱以希旌拔于本等職業之外矧

為理學清望邊才等目以避其短而引其私夫道
器相湏脫去事功焉取理妙名實相應離却分守
瞻矚奚之綜理幹濟之外何處可著才畧而徒籠
取虛浮誕妄大言不檢之輩以為奇也捷徑日開
宦道益巧何恠乎人材遠遜古昔而治化日以陵
夷也而後乃今有得于吾郡憲大夫念吾高公公
起家名進士筮仕山陽雅多惠政已守新安所治
加廣所閱歷加深所生全成就加弘兩地之民相
與尸而祝之并鐫山石以比棠樹輦上君子多公

庸薦拜白檀治兵使者諸所厝置務當利害務為
經久而不祈一一炫人觀聽又耻事夤緣表暴以
求知時人不甚省識以為無竒而量移余郡顧余
郡雖稍遠塞乎然東走白檀塞三百里而近西距
涿鹿塞二百里而遙南控滄瀛北拱宸極挾潞
河范陽兩孔道舟車貢賦所由晝夜馳而入長安
者又貴游大俠棊置邸第園池其間豪奴強宗往
往引繩批根為使職梗視白檀重不啻什一劇不
啻百二意者時人既疑公無竒又不能無信公郡

邑治狀姑試公耳公既蒞事怡怡然無忤色也而
復恂恂然無遽色也日討十三城之銅墨長而訓
迪之兢兢然惟二三蒼赤乳哺是問不腆敝賦時
按藉而勾較其故曰得無有上下其手以為民蠹
也者河壩易土民芻茭其隙以佐公逋大豪稍蠶
食之已漁為私分民大窘公挺身白直指使露版
復之諸縣道賊捕掾無敢沿襲匿盜亦無敢沿襲
反坐失主者流偷間禦人于苑符朝報聞夕就執
蓋下車未暮而境內無復犬吠矣居一年政教

洽上下協孚會行塞使者悉公保障治蹟具有成效為誦言當路乃始推轂公屬井陘兵使缺遂擢公大叅伯無故秩以往部中髦倪聚族而語益津重地較綰繡錯邇益以倭警視天津實唇齒也而井陘治所居趙魏之間憑山谿之阻豈復俟公作重閉耶且赤子甫就衽席而遽奪之乳保其亟叩閹借寇噫是為公擇地非為地擇人之說也是一隅自私之見非大通無我之思也夫神龍潛淵潤止江河及呼風駕霆周游八極而後溥天被澤

也漢光信神武不有聚米為山谷者何由令虜在目中疆事非口說之騰制勝在形勢之審公實心實政不辭跋履之勞一興一革務為百世之利當事者按公施注固心儀公非近時巧宦者流矣井陘恃雲朔之蔽狃玩愒之常得無籍公之深謀遠筭一振飭之耶且公故習東事益習公于西為異日開府借箸耳勸之日與太和之宇宙孰安保塞之功與城韓之土工孰重召公不難以保傳之尊出而執侯邦之細事公何吝于不器之畧不作

而歷試于三輔之間耶公之誠心始終一致蘊宗
之極少公者且回面傾心儻所謂至誠能動之一
徵乎公行矣疆圉多故公譽望日隆計不日且復
擁碧油而填撫我將 宗社無疆之休永有賴焉
無寧茲十三城之黔黎飲膏飫醇已也謹戒舍中
兒飾竹馬以待而勒燕言于帛以先太常並用儷
二碑之石以爭光於召公之嘉樹以昭我 明真
材之實用云

送郡判季鳳山令清水序

凡宦之難將提衡列城綜覈百事為牧守者難乎
抑煦育萬井橐籥六事為令長者難乎要之位卑
廉近俛首受成則佐貳者難耳牧守承監司事下
之令長令長承牧守事資之佐貳位卑而代高理
劇廉近而代遠分謗一嘖一笑之不得專而上之
人方且俯視方且苛責以汲引則重于上天以塞
責則易如振稿此難之難者也任其難徃徃苦難
而自廢余見若此者多矣乃今有得于余郡別駕
六合季公方公為別駕蓋筮仕也風氣南北異齊

土宜寒燠異劑習俗和勁異尚顧公恂恂然儒生也而井井然老吏也延見士大夫藹然出心膂相示大夫士亦莫忍以私干庭見眚庶懽然若父子相昵眚庶亦莫忍以面謾祗候胥徒無論在公即出而私有所適猶然公時時躡其後也蓋人人惴之矣不腆敝賦徃時或倍耗取之下人因緣漁噉民坐是困公左戶版右課籍日討督賦長而操縱之時其田之登耗與其人之愿黠以為課入先後諸奸宿無敢上下手名一錢民困紆而課亦恒最

郡民愚而佻易以睚眦煩有司異時太守受牒祭佐分而代收贖金或故入人以悅主者而置曲直不問公所當不難片言定之微示伸抑一切罷遣十不一二贖也郡東裔沮洳饒蕪葭有二巨猾習以其利市三窟一方共苦之嘗給破都尉某千金有司莫能詰公一旦取而三木暴諸市由是諸如二猾者竟公任戢戢矣四攝旁邑一監河西津垂橐而出垂橐而入四民無不額手稱忭諸宅治狀大都若斯允所謂循良廉靖君子也部使行縣無

不騰書獎之比考績則按臺韓公特始推轂首薦
又越月擢令隴西之清水瀕行諸大夫士擬言為
贈余則以公砥行植節惠民庀政用能結特達之
知破拘攣之網凡所云難者無其難清水即僻處
西方其風氣土宜習俗不過若南之與北令長壽
制一邑其彰輝興革進退得以自盡其情無庸代
人嘖代人笑代人劇代人謗其於以清水而大郡
而牧守辟則操堂谿而剖藁竹也迎刃解矣公行
矣渭水之上唐渾侍中會盟壇在焉試語諸疆國

吏湟中牧虜河外諸羗將以何者紓 聖天子西
顧之憂慎毋曰柳家儒生未達邊事而姑置之也

送馬任吾令汶上序

往余從塾師受詩而有疑於羔羊之篇也以下國
之大夫民人社稷之寄何重乃不稱其輯民和衆
與才諳之可干城腹心者謂何而徒服飾容止乎
是詳是詡且節儉在人百行之一耳寧能盡其生
平且舉民人社稷盡之耶及觀周禮大冢宰六計
之目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法曰辨而皆庶以冠

之太史公傳循吏亦惟妻子不免凍餒卻魚茹葵者稱焉乃知士大夫行莫先乎節儉而廉之足以盡吏治也稍長侍家大人游四方過庭之暇時時聞亟稱瀛王泉陳公晉太石張公之賢也無論其他即裘葛之餘衣無純綵朝夕含菽齧齏猶自言無益 縣官坐糜廩食為愧時人往往目陳以迂僻而笑張之徒自苦也顧陳暮年受知 主上擢御史大夫張以鄉舉歷大中丞晉少司馬比其沒也贈官予謚各錄其後一人然則廉何負吏 國

家何負廉吏哉夫士一試於有司而適則復其身並復其家二人無繇以佐燈火再試千里而適則廩於學宮割都養奉三試於鄉而適則歌鹿鳴以賓之縣次續食上公車而高其閑閤以示旌伍列齊民而獨蒙異渥縣官豈有私焉無亦曰子大夫從田間來是明得失之林而洞疾苦之故者庶幾干城腹心予一人佐德意而和焉輯焉以紓元元之急云爾乃士大夫上者僅僅簿書期會養交待遷次者專精供張逢迎籠纂浮譽下之直枉三尺

而椎剥自潤以內饜饕魁而外植私援蚩蚩者流
無所控而有所倣因相率竄山伏澤于是元元無
所怙以生而愁苦之氣為玉燭干矣然則大冠若
箕不以為需雲而以為虎翼耶嗟嗟吾儕起田間
疆以之儔受直歲不過二三金然一或惰農愒日
則主伯譙訶隨之攘隴頭一束總鳴鼓而白之黨
正題之曰盜吾儕結髮以來受 國家不啻二三
金而既怠其事又齟其子弟甘麗丹書而恬不為
辱 縣官何取吾儕而衣食之也昔江陵初柄政

問太平之理於家大人家大人對之曰欲閭閻有
家給人足之休必縉紳有羔羊素絲之節江陵不
以為然後竟以汰敗方彼盛氣自視寧論陳張兩
公即叔教公儀未肯比迹乃其卒也徇其無涯以
即淪胥漸靡之極遂為名教罪人皆不節不儉一
念始基之也顧庶者往往挾其高以傲俗不則約
已而豐厨傳緡請謁以諧世而祈親獨不念民力
有限其枉而出身以為惠也何異枉而入已以為
富耶即云庶可持已不可律人是欲獨為君子而

謂世溷濁彼當其施者何以堪處其為傲滋大矣
任吾馬公與吾輩同舉於鄉高爽俊邁謖謖若千
仞松自其少時門已多長者車轍後交道廣客益
進乃公真率恬漠委蛇自如卮酒盤飧不難與客
共之客亦無不得意去若飶公瑾醪者退而燕居
蕭然如逃虛就而叩其藏侃侃纒纒于城腹心之
畧也今年冬用天官選人高等拜汶上令行有日
諸兄弟祖道都門公謂二三兄弟何以贈我而不
佞善因舉所聞於過庭者以復公玉泉公鄉人也

而所涖公儀子故國也所私淑於枌榆者既真而
行明徵於成事者又晰繼自今五紘再詠而蔽芾
之歌嗣興天子且嚮用如大石而封其後如寢
丘余言即贅乎要之相期之愫不敢不盡則二三
兄弟寔命之矣

送華郡博擢登州教授序

昔在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首六德次六
行而後及于六藝自大司樂以至族師皆民譽也
士自舞象以往無淫邪非僻以榮其視聽而汨其

心菁莪在朝好仇在野醇化醲郁而世道純龐有以夫 明興統一聖真褒顯儒術仕不由孔子家言身不籍博士弟子不得預品流徼融顯是 聖天子所與共化理惠元元者獨倚青衿士耳 列聖相承聯官師布功令致饗餼所為廣厲者視成周有加士自去其塾而游泮宮則復其家既都試而誦通則予公廩三歲舉于鄉比歲選于里則縣次續食上公車侶胄子而郡邑表閭致餼橐裝之費不與焉伍列四民而享分天祿 縣官意若曰

養賢以及民庶幾獲譽髦之用耳乃其出而試吏顧于常祿之外急朘削以蠹民朝而誅求夕而攘奪追呼逐突民治生不暇而愁苦作矣 國家何賴于青衿士而猥云教養哉嗚呼世道喪矣官邪滋矣攘攘熙熙如水斯逝然一挂吏議則擯斥從之而世亦以是責當官者惟師儒之官于曹為最清于職事為最簡好修恬雅之士多樂就焉教成化洽名聞隨起若魏恭靖以雲間位太宰年恭定以德平陟司農下之亦分鐸虎闈展采郡國顧無

柰近習之詰竊何也條教無聞講肄罔問既亦坐糜官廩矣復日討青衿之肥瘠而干擷之使繩癸之士于衣食之外又益以無名之催科追呼極矣無異齊民之困猾吏者然夫國者家之積也家延一塾師焉以訓子弟不聞于館俸之外更責弟子以私覲者而公然當之公然爭之私不諱黷公不署貪何也彼青衿之士耳濡目染自圍奪之外無聞而一旦被推擇當任使欲其家壞而處修也必無是矣則夫人才治理之不逮古初而世亦因是

贅寵師儒也何恠也岷山華君之司成余郡也由博士弟子高等用河南臨穎司訓之最遷也公清標粹裏介特溫良月朔庭揖諸生循循爾默默爾奉功令從事惟謹大指務令諸青衿精意潛修之業無令升散送迎苛禮以撓其精被濯馴篤之行無令非僻邪淫弊習以斲其樸至束修之奉毫

不忍問窶者修故事舉進輒力拒反之鄉閭之困早曠來過者則又不辭傾橐為賑內外怨咨怡然順受夫師儒者豈徒文藝是稽固行是務勵豈徒

科條是飭固躬是務先君當賂彰耻喪之日而獨澹然守之以廉處飾詐驚偽之時而獨凝然鎮之以靜值澆淳滅質之會而獨卓然維之以操履蓋崇德敦行明示弟子以所當先而葆粹遠汙顯風斯世以知所耻視彼束脯之來口語之至一以為腐鼠一以為飄瓦曾不滿一喙者尼父有言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君殆有味哉斯訓乎詩所云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其有矣居二歲擢守東牟祭酒東牟鄒魯比鄰東枕大海夫海鍾畜元氣吞吐化機其淵深卑納似德其澄泓不溢似行其時淪漣成文時變幻為市時蒸潤作雨似藝則君之悠然目謀而淵然神會也得無契合深而漸涵益遠哉君行矣今官人之法弊雖不獲如恭靖恭定之策勲然二公德業君饒為之計自今海濱之化等于菁莪而東方舉士有循循默默惇德禋行顧廉耻而可腹心干城者必君門下士哉天下且因君之重重博士矣東牟有大司寇陳公者國之老成也公暇過而就正焉當知予之不誣君也

賀趙晴谷登科序

晴谷趙君舉于鄉里中髦倪驪相告走相慶也聚族而賀君君歆然有以自下固稱不任焉故所同社君子若而人嘉君之多而又美君之能居寵也則謀擇言為贈而授簡不佞不佞論諸君子曰諸君子之賀趙君也抑知趙君之舉之所為可賀者乎方今鄉舉之典即成周賢能之書大司徒所為鄉三物以教而賓興者也彼其群萃州處朝令夕申首六德次六行而六藝斯繼之意固不欲士大

夫綉鞶帨以飾目觀斲太樸睢睢盱盱擁虛名于夫家之上已也固欲得淳備樸茂之實用以調護元氣而董正教化左右黎元也 國家損益前摹尊賢而尚功先資以敷奏雖不及古昔德化之純然膠庠而飲賓以尚齒歲試而藉行以示風大計而殿浮以明嚮不獨廣厲必飭匡直輔翼之為兢競其先德後文意未始不蒸蒸厚矣風會日降士習器窳當官者以掎克詞附為能居鄉者以守分俟命為拙一陟科名輒自標置甫登仕版益肆恣

睢不以正直忠厚赤幟後進而務以紛華豪敢貽
籍齊民于是龍斷圍奪之事興而閭黨之厭苦愁
歎起矣夫 朝廷需士之用故為之名噐以旌之
為之既廩以養之為之續食以遣之此詎直一飯
之德置而不報亦已悖甚又從而挾之以崇私逞
臆吮齷其同類之黔首不佞嘗謂灾沴之生政教
之疵風俗之敗非由孽豎奸民皆吾輩實為之則
斗筲易盈埴井易侈所由學問之沉潛宥密少而
師友切劘講貫之計非也方君之去其里而與不

佞

輩定交朴然其貌溫然其度坦然其履呐然其
口冲然其襟望而知其有道君子也就而探其中
璞如砥如鑑如春如益信其有道君子也即而叩
其藏歎然如無所有進而講業則沛然排澗瀕而
下巴蜀之春濤也粲然挾崑丘而出山玄水蒼之
藏也燁然召陵之役五家組練左左右右矯如游
龍而一一合度中節也盖人人自失而君方守之
以無竒居一載竟以此上大京兆不佞輩皆為之
距躍色飛而君朴然溫然坦然呐然冲然歎然者

如故也萬斛之舟駁駟千雲益之斛百而食水不加尺益之斛千而食水不加尺豈彼溪澗之舸操前則輕操後則軒者可同日語哉藝與行符行以德宰以此籍賢能之書名實副矣酌而不竭虛而有容以此凝昌熾之祉翕受廣矣未滿而挹欲高而卑以此基遠大之業創始宏矣第此君之初筮耳乍離奧濛視聽易熒適意當前與接為構儻如素絲五入而色五易則向所云駁駟千雲者止于適觀游橫浦淑而無所試于化鯤之濤呂梁之險

弘濟之謂何安所稱大器而令人不謂君玉未理者乃謂君周人朴乎古言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而自純一無偽赤子之心始即君不以一第自張豈其遂以一第渝守固知君之為璞玉而不為素絲必也由此對 大廷應歷試由其朴然温然坦然吶然冲然歉然者于以調護元氣董正風教左右黎元庶幾哉比迹成周思皇之彥顯樹梓里敦厚之標載錫雞壇盍簪之慶哉然則斯舉也為為趙君賀得雋也者可為為 社稷賀得趙君也者亦

可諸君子輾然曰有是夫王生之頌也是友志也
其籍之以揚解

賀司廣文五膺臺獎序

昭代章軌右文興學造士聯師儒以申明彞訓而
督學使者以歲周行省試之其弟子員誦通多者
課最以聞次者獎之以需後效其他使者之行
部于竣後而察舉百執事也則亦簡厥良而獎薦
焉如故事若曰屬有賢師儒則帝臣罔敢蔽也
第他使于庠校無專責故其旌典亦少濶疎被者

蓋罕云郡博蓮川司君蒞任之二年督府吳公督
學朱公治鹽林公代巡教公李公前後五獎之其
僚曹君輩暨二三子樂君之教成而喜其孚上下
也相率馳書長安徽余言為贈余惟余郡肱股神
京備在三輔士生其間菁莪棫樸之化霑被最先
又得君為之依歸訓迪孳孳不啻春風噓而化雨
潤一時逢掖淳然斐然雲蒸豹變遂以材數見賞
學使而大京兆舉郡國士亦惟君之門下獨多夫
國家以戶口盈縮課牧臣以人才隆替課儒臣

此在令甲固當首被殊擢者豈其效猶未至而尚
需後日哉諸使者之止於檄獎也為之兆也非畫
君也凡仕之道一試之而適則獎之以示予再試
之而又適則薦之以俟用百執事有乏太宰乃綜
覈其月旦之品而班升之仕而名實不加于上下
而欲太行其志也難矣然使者分部列城以百數
金緋銅墨而下以千數其間特疏而明揚者例不
過二十之一止矣過則嫌于濫也次之騰書而獎
勸者又不過十之一五之一止矣過則不勝籍也

仕而非職修行立實德彪炳于中外也欲以徼一
字之褒抑又難矣矧列在末品號稱冷曹為世俗
所忽不為使事所急如文學博士者哉乃司君獨
善于其職以賢能聞于上官旌異之章如雲狎至
自督學以達督府翕然無異議即不獲早登啓事
而異口同賢亦足以徵君之卓異試君之大行矣
夫松栢之在牛山勝窠枕而取矣需豫章于百年
然後明堂之棟出鸞鳩之決蓬蒿捨榆枋而止矣
息大鵬以六月然後九萬之圖遂司君厚居實而

薄收名此何異豫章之飽風霜大鵬之待扶搖今
莞薈蘊隆而端倪稍稍見也由此膺特薦荷顯陟
剖符名郡展案六曹播春風而吹萬溥化兩以澤
枯郡博寒寮獎檄小效夫亦君之幽巖北海也信
友獲上治民訓有之矣此君之固然而二三子之
智足以知者也又奚俟予之贅

壽錢太翁七十暨李孺人雙壽序

五卿錢大夫之為余郡也尊老而慈幼悖德而宣
猷八閔月政通人和黃髮毀鬣之儔各安其居樂

其業陽月既視朔忽南面若有所深思而遠望焉
已正襟下色愀然不怡也郡之人樂大夫之樂者
聞之族然而訝進而請于大夫大夫憮然曰嗟夫
不穀之以祿養也而乃以宦勅也有親髦期而不
獲手一觴為壽也蓋 太翁柱峯先生年七十矣
月之廿六日寔維孤辰云于是復有進而論大夫
者大夫孝矣五十之慕不啻已使大夫而及侍左
右也必且烹膾馨嘉調劑和旨以侑尊乎大夫曰
然必且率芝蘭班玉樹萃麟定翩翩彩服拜舞以

承顏乎大夫曰然又必有肺腑周親金蘭密契東
魯北海之世講捧觴挹斗以佐舉乎必且稱安期
羨門之乂視繪大椿老人之靈蹟以為期且祝乎
大夫曰然然則與太翁六十時祝何異且太翁有
加表而大夫奉之無加禮太翁烏能為大夫增愉
快益一觥也大夫乃不聞仲尼之言孝者乎孝之
德一而曰天子孝卿大夫孝士庶人孝何居分有
不同量亦各異要難執一槩也方太翁之命大夫
仕也豈溫飽是為固曰先世武肅忠懿文僖之緒

降在翁身而阨會未酌望大夫作而行之為龍為
光庶幾身親見之耳大夫奉太翁之志于茲三政
推太翁之子大夫者以子三郡邑之民三郡邑之
民繇大夫之乳哺以仰受太翁之膏澤辟之崑岷
之靈秘洩以江河徂徠新甫之毛出而當魯闕宮
之隆棟四山者歸然高峙於東西而經帶帡幪者
不脛而半天下也夫曾元之復進不若子輿之請
與大夫侍而養口體孰與推廣前緒之為養志乎
太翁不必躬薄領之勞而居然遂胞與之念得無

為大夫加一爵布衣提躬砥行不出衙門內德誠
脩然不踰闕乃者馳封之典天語溫褒七命章德
之服煥然借太孺人翟第而並煥揚名顯親在大
夫為大孝以子安孰與以子耀在太翁為綦榮得
無為大夫再加一爵抑又聞之乾坤之為德也甚
巨然不言者天無成者地而以其生育暄潤之功
付之六子為而不宰運而不積用而不窮亘百千
萬年而蒼然隕然者如一日也太翁太孺人龍德
而鳳儀超然塵壒之表舉其生育暄潤之功用以

全畀大夫是乾坤之德也然則由杖國而杖朝而
就問猶挹水于海而採粟于太倉也日取而日無
窮矣大夫為德于郡邑未艾 天子覺報于大夫
未艾太翁太孺人食報于大夫亦未艾寵錫之典
由七命而上赤芾葱珩翟冠綸衣猶泉之始達而
月之上弦也日進而日不可禦矣吾儕飲江河訖
大厦戴皇天履后土由此誦大耋歌期頤上岡陵
松栢之什亦永永無斃孰與杖鄉之辰僅僅宗黨
姻戚越謳吳歎遞代為壽已也大夫其以錫類為

承權以博濟為顧養以萬民之懽聲謠誦為聚順
無寧作依依韋布時三鼎想也于是退而次其言
為太翁太孺人壽南嚮揚觶而祝曰願太翁太孺
人專精神健飲食以寧大夫于郡邑以益衍武肅
忠懿文僖之緒以迓九重不次之恩以外臣而稱
萬曆之人瑞若崑崙徂徠新甫之表東西極也計
使者至太翁展讀之且欣然語太孺人曰孝哉吾
子之以德政康乃翁也且為大夫白無筭爵

賀石城張翁躋八表序

予往從里父老徵閭中事則率稱石城張翁者賢
計其人今髦矣又數年而同社生念齋杜子以壽
言謁曰外大父壽今耄矣九月十日屬弧辰愚兄
弟將持觴賀之願丐一言為侑予曰壽者五福之
首人生七十已為古稀翁八表福至矣古之享長
算稱世瑞者皆非不倖而致翁何修而得此杜子
具為予言翁無他異行性直質而心慈和雖未嘗
學問而能貴義賤利克敦孝友不惑方技左道之
言艾時州簡為督賦長廉平自持人人皆自以為

鄉三老親已而翁實一無所私值歲祲多逋負不
難捐資貸輸不望報以此得里中稱然家緣是旁
落翁處之泊如或勸以謀什一治生輒謝曰吾拙
不能營謀又不能俯仰于人力田供租以終餘年
足矣日與父老談桑麻推今昔課子若孫以土物
愛臧厥心丈夫子五諸孫林立俱循循無玷鄉評
家亦蒸蒸起其輩幼失瞻依翁時時過存督勵每
教以繼書香光前人慰太母既其幸籍鄉書往拜
堂下翁猶理前語而加以持已接物之要乃其輩

維靡所瞻依乎而翁恩義兼之矣今翁登遐齡神
王色澤飲啖如少丈夫時是殆未可量也古稱必
得其壽殆是謂夫詢其里居姓名則向余里父老
所稱石城張翁也夫古之稱德者曰淳龐沕穆稱
民行者曰不識不知後世太樸日漓人珍竒詭昭
昭然建鼓而鳴于市元精散矣元精散壽元斷矣
以是而求永年是積糞壤而祈堅墉也翁為德如
此藍田太丘不得專美于前矣其多歷年所而克
昌厥後也固其宜哉今 國家尊賢尚功雖不獲

舉杖朝就問之典然厚積如翁韜光如翁寧詎能
終揜行將有奉翁志而蹶興者起以大翁之門期
頤之旦長吏牛酒粟帛拜于庭翁黃髮秀眉揖讓
而酌余不佞尚當操弱翰從諸公後而載賀之姑
書此為券

徹桑杞議序

寇深矣庚戌之事不暇遠舉東而昌黎西而石州
皆遠塞阻山谷者虜自雲中穿陽方塞而下嵐石
蓋又幾八九百里也邇且走謀南都垂涎臨清矣

郡距白檀塞三百里而近范陽塞二百里而遙虜
西涉潞東出沿河長驅一日程耳城卑且陋久宴
安如莒縣縣燕幕可勝寒心獨居深念緯何暇恤
哉故嘗侍大人出入塞下從征夫野老咨戰守失
得之林豈得朔野子塞語鄉約讀之益曙戎備因
揣摩為一編以俟觀風君子採焉若曰柳侍中尚
以書生蒙嗤何物豎儒強談大事則不似誠杞人
矣庚午秋日益津求艾野人漫識

跋

徹桑杞議跋

歲庚午虜集白檀塞外舉國惴惴已覘我有備解去國人怡然忘危余乃下帷為此編明年貢市成文恬武熙若將百世安者置之篋中業供蠹魚不復記憶矣今年春暮入長安頗檢藏書與俱緇敝麓得此已西事起已東藩告急已輔臣請建輔城計費四其百萬中夜竊計初始不如飾故募兵不若飭兵環都城而城者以十數其為輔城多矣教子弟衛父兄肄之節制何憂外侮哉因故說附以所聞倭情籍而存之以備兵家一種輦上君子其以藿食鄙謀道聽燕說舉而翫之可也抑以蟻智可由桑土非迂過而聽之亦可也壬辰冬孟識於竹寓

古今戒子格言跋

大人蓋嘗輯戒子格言云宦游南北舉以自隨遇臨池名家輒乞錄著紉素積成巨冊銀鈎玉屑璀璨並陳小子時蒙提耳指授珍貯篋笥餘三十年歲癸未文房鬱攸法書名繪盡灰而此冊如魯靈

光獨歸然無恙豈非王氏文獻繩繩于是焉賴故
鬼神特為之護持耶已丑歸自公車長夏寡營頗
緇藏籍稍附益之通前後得二百餘章哀授副墨
存之家塾期與後人共常目而膺服之庶幾無負
大人輯錄之初意不然姑為之而姑度之篋中故
楮豈少哉又何必以此益蠹魚食也

聖